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三九五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卷

營業部：桂西路二十六號　編輯部：太平街十二號

報價(國幣)　零售三分　國內郵費每月一角五　三月二元五角　半年四元五角　全年八元　一月九角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1.報頭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2.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3.新聞版另議

我軍三萬渡過錢塘江 杭州形勢緊張

(中央社香港八日電)滬訊，英文大陸報載，過去三週中，中國遊擊隊有三萬人渡過錢塘江，杭州以北之海甯，被華軍收復，杭州形勢十分緊張，同時滬杭路隨時有被遊擊隊切斷之虞，杭州嘉興湖州及其他各城附近遊擊戰，均甚激烈，而中國正規軍兩師，亦已分成三個縱隊，進攻嘉興區云。

華南我軍 準備積極反攻
黃範一談廣東近況

(本報香港九日專電)本報記者頃訪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氏代表黃範一於寓所，據談華南軍總司令余漢謀本人常在各前線視察，士氣極盛，敵目下進退維谷，犯桂企圖，必歸失敗，十二集團軍現極注重政治工作，該軍政工大隊，在前線後方及淪陷區，均有成績，現正大規模訓練青年幹部，俾担任新時期政治工作。

石岡附近敵竄三水 馬口炮戰我無損失

(中央社四會九日電)八日下午一時許，我軍渡河向敵進攻，在石岡附近，與敵發生遭遇戰，馬房我軍發炮策應，激戰至四時許，敵退集攬岡基塘，我跟蹤追擊，敵不支，向三水竄退，是役敵傷亡三十餘人，又今晨九時，馬口敵炮轟金利達一小時。

(中央社梧州九日電)敵出雲旗艦已于昨日駛回橫須賀，又舊三水閣尾已無敵蹤，三水西南敵軍一部於前日向九江方面移動，並不時四出騷亂搶掠，並在馬房一帶加緊建築工事。

(中央社連縣九日電)七日晨馬口敵砲轟金利，我陣地無何損失。

(中央社連縣九日電)七日晨七時半至下午四時，敵機十餘架，不斷在北海低飛盤旋十時許，在北海旁投十餘彈，沉船數艘，毀屋十餘間，死傷多人。

軍委會發表一週戰局
積小勝為大勝

(中央社重慶八日電)軍委會發言人頃發表本週戰況如次，一週以來，南北各線戰況，均益趨有利於我，舉其大者言之，(一)粵境，粵漢廣九兩綫情形，無大變動，三水方面，盤據舊三水欖岡楊梅下勒岡灶岡之敵，經我軍日來不斷猛攻，殲敵極衆，殘敵挫敗之餘，已潰退三水，南路防城瓊崖徐聞及潿洲島一帶海面，敵艦約二十餘艘，仍係往來游弋性質，無何動作，惟敵新由台灣調化學作戰部隊兩中隊來粵，攜有毒瓦斯四十噸，必將益逞獸性，(二)鄂中岳口天門，於二週經我相繼克復，嗣京山應城敵軍復開向皂市二千餘名，對天門再度猛犯，我軍挾新勝餘威，氣勢至勇，經激戰結果，卒將敵完全擊潰，京山殘敵，仍在我大軍圍攻之下。城郊起築工事，企圖頑抗，鄂南鄂北我敵陣勢，仍相持無異動，(三)晉南敵犯中條山失敗後，霞縣敵步騎二千餘，附山野砲十餘門，又分三路向我進犯，經我軍分別在源頭村，楊寨村，韓寨村各處痛擊，敵受創甚鉅，晉東敵軍增至五千餘名，向我遂縣南犯，因敵施放大量毒瓦斯彈，我遂暫時退出，嗣我生力部隊大至，正式克復遂縣。(四)冀魯豫三省敵軍，近對沿黃河以北我游擊區域進犯甚力，我官兵一以當百，聲威大壯，予敵以最強猛之打擊，

敵外相發言狂妄
蔑視英法美認為不能一致

(中央社香港八日電)東京電，今午在衆院舉行豫算總論時，答覆議員質問，有田措詞極為狂妄，其要點謂，(一)英美法三國政府致日牒文，政府不擬立即提出答覆，(二)英美法三國政府，對所有各項問題，不致採取共同行動，(三)即或三國採取共同行動日本政府亦不欲加以重視，關於外傳英美對日採取共同行動事，有田稱，英美在遠東缺乏共同之利益，故兩國不致採取共同行動，且即或兩國採取共同行動，日本亦不必重視云。

敵酋死

(中央社香港九日電)東京電，日海軍大將加藤寬治，九日上午二時三十二分，在熱海逝世，年七十，按加藤為敵海軍耆宿。

敵寇無賴！
公然借名恐嚇公正外人

(中央社上海八日路透電)此間某西文報美籍記者阿爾考特，主持某電台英文廣播，每日兩次，阿氏頃接署名「上海公正華人協會」之來函，內稱下列各人，已由本會列入罪魁名單，決處死不貸，「阿爾考特。田波烈」英籍，曼哲斯特導報記者，素以抨擊日軍行動著名，英籍記者「裴茲」，譯報及導報編輯，「戈爾輯」美僑，大美晚報編輯，「史沫特萊」美女作家，「史諾」美籍記者，名作家「鮑威爾」，美僑[illegible]云。

西戰未已
奈格林堅持抗戰

(中央社法國勒布魯斯九日路透電)據西班牙通訊社訊，西共和政府總理奈格林於昨日上午抵此。

(中央社法國勒布魯斯八日合衆電)西共和政府軍總理奈格林，與政府軍將領，已在法境內設立臨時司令部，惟法政府前曾通告奈格林，謂西政府人員，不能在法境內設立政府辦事處，現法當局是否准許西政府方面此舉，尚未知悉云。

我公債漲價
英將再貸款中國

(中央社倫敦九日路透電)此間獲悉中國政府，決償還一八二八年英德借款三月份利息後，中國以關稅抵押之各項公債，多漲半鎊之一日，或半鎊之一日以上，此間各方，猶堅信中國必能設法繼續償還以關稅為抵押之各項公債之利息，各方以中國既償還英德借款利息，故均表示英國有在財政上再援助中國之可能，政府方面一部人員，及認為援助中國之直接有關方面人士，認為援助中國之方式，可為信用借款，以發展西南各省或現金借款，以增強中國之幣制。

時論　對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的希望

李克農

國民參政會將於短期間內開第三屆會議了。參政會舉行第三屆會議的時候，正是國際形勢愈見有利英美法蘇的援華運動愈趨一致的時候，正是敵人侵華戰爭愈形兇猛敵人的外交愈陷孤立的時候，也正是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圓滿的閉會與檢討抗戰中的經驗教訓，以加強團結積極奮鬥加緊建設三事，發表宣言勗勉全國同胞的時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六中全會所提出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為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鬥的時候，也正是民族叛徒汪兆銘公開表示通敵求降永遠被開除國民黨黨籍，被逐消一切職務而仍匿跡國外繼續進行其賣國求榮的活動時候，也已是國民參政會剷除了竊踞議長要職和一貫進行其撼搖國本的策動者汪兆銘而歡迎執行抗戰國策的統帥直接領導會議的時候。參政會在這一個豐富內容的重要時候來舉行第三屆全體大會，其意義無疑義是十分重大的，同時也說明比第一二屆的參政會更為重要的，在未說明我對本屆參政會的期望以前，應該向為國宣勞的參政員諸先生致民族解放的崇高敬禮！

目前抗戰確已進入接近勝利的階段，可是擺在全國同胞面前還有許多亟待克服困難，力求進步的工作：如戰事上如何停止敵人的進攻準備我們的反攻，在政治上如何制止少數不識大體的頑固份子的障礙國內一切力量的團結，以及如何具體執行蔣委員長迭次昭示吾人的有利抗戰之重要指示和國策？如何鞏固與擴大國共及一切抗日黨派的合作？如何給叛變黨國的汪兆銘和敵人的挑撥離間以致命的打擊？如何把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的成果和中國共產黨六中全會的成果及其他各抗日黨派對於抗戰的新決定充分反映到會議中來？在外交上如何鞏固與發展英美法蘇的聯系，加強國際和平陣線的反侵略力量，而把日漸好轉的國際形勢推進到更能切實有助於我的階段去？這些都是全國同胞需要最迫切的解決的問題，因此也就是代表全國同胞政治意見的參政員必須要予以切實解決的問題。

第一，擁護蔣委員長加緊團結抗戰建國的迭次指示，雖然這一提議，早在第二屆參政會中熱烈的通過了參政員陳紹禹先生等七十三人的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緊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提案。但在這一時期由於汪兆銘的叛國，特別是蔣委員長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對近衛演詞的駁斥與此次國民黨五中全會中的開會詞充分化成具體行動方案這就是說本屆參政會應該再度把蔣委員長再三昭示的鞏固團結，反對妥協的基本國策能夠如何針對目前事實作出一致實踐的決議來，蔣委員長曾這樣的指示着我們：「敵人因為為全國意志的團結，他就於軍事行動之外，出以種種威脅計誘的方法」。所謂敵人的威脅計誘陰謀破壞我團結最毒辣的方法，莫過於所謂「防止赤禍」以至「共同防共」等妖言，可是敵寇這類妖言的目的，也正如蔣委員長所揭破了的，乃是「以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乃是「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姑無論他所謂共同防共的涵義如何，而在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正是因了我們要擊破敵寇這個假借反共口實以陷中國於自殺的慘境的陰謀，所以蔣委員長號召全國同胞「不但要始終保持統一並且要繼續的鞏固團結」。我們已在抗戰開始時證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力量的偉大，我們更要在抗戰中間表現我們的統一，加強我們的團結，我們要作到進退生死共同一致，安危禍福始終與共！蔣委員長這些指示，是全國同胞共同呼聲的結晶，我們首先希望本屆參政會能夠一本其過去擁護領袖擁護團結的立場，抓住現在事實來把蔣委員長的這個鞏固團結的指示化成具體，一致實踐的方案。(以下轉二版)

周恩來啓事

抗戰以還，日寇廣播時造鄙人謠言，不曰對當局有何建議，即曰對外如何談話，此為敵人挑撥慣技，本不值一辯，惟近來友邦通訊社及國內報紙，亦常發表未經本人同意校閱之談話或論文，此不僅使鄙人無從負責，且記載字句，稍有出入，便足給敵人以造謠挑撥之資。最近如重慶路透社一月一日英文電，係根據鄙人當晚在友人家宴中雜談，事前事後決未得該社記者發表該晚談話之通知，其談話內容措詞亦與鄙人當時所談者大有出入。鄙人原意只在說明[illegible]其主觀雜入，而更不[illegible]，此稿為成都新民報一月十二日所譯載(註明為掃蕩報稿)，但重慶掃蕩報並未發表此項稿件)，經輾轉閱讀，並查真相，始知路透社久已宣揚於外，誠屬遺憾之至。茲特申明此項談話，鄙人不負任何政治責任，凡以後各通訊社各報館記者各書報編輯，欲發表鄙人之談話講演及論文者，必須於事前取得鄙人之同意，並經校閱原稿，始得刊佈，否則發表任何關於鄙人之記載文件，鄙人決不負責也。此啓。一月二十七日

十日文萃　第七期內容

堅強信念與降低生活……郭沫若
在廢墟上生長的……夏衍
扶搖直上的蘇聯國民經濟……黃藥眠
今日的廣東……陸詒
不要「株連」也不要「姑息」……施誼
怎樣再建文藝通訊員運動……周鋼鳴
隔塘一帶的農民自衛團……任重
一個日本人的自白(小說)……躬射
和平村記(連載)……鹿地亘

卽日出版　每冊定價八分

中央軍校第四分校桂林區通告

本區十六期甲乙兩級學生，擬於本月十二號上午七時在桂林女中集合，聽候出發，勿得延誤！

總領隊官馮濟華

本報特寫
訪李漢魂夫人吳菊芳女士 談革新中的廣東

六日的晚上，在兒童座談會招待文化界的樂羣社禮堂裏，看見了路過桂林的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夫人吳菊芳先生。吳先生三十多歲，裝飾很樸素，略略清瘦的臉上，刻劃着她底辛苦。但顯得她是非常的和藹，她正握着小朋友范正的手，那末親切的說：「你來我那兒玩啊！我就住在這兒。」

和吳先生見面後，她就邀我去她的住處坐坐。那時是散會後的十一時多了。她不怕疲勞的和我談了片刻，因為時間已太晚，我就告辭退出，並約定在昨晨去看她。

昨晨準時去訪。首先談到廣東行政的現況。自從廣州淪陷後由李漢魂將軍任廣東省主席。李將軍善文能武，在軍政兩方都有驚人的才能。此次任主席後，當然要力挽狂瀾，改革過去廣州失陷前的政治上的缺點，兩廣係華南命脈。無論物力人力都比他省為強，李主席為發揮廣東在抗戰中的重要性，非要健全全廣東行政機構，以加緊戰時地方的動員工作。於是設立地方行政人員養成所，吸收大部分在受訓的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參加，這些青年知識幹部是富於清新頭腦和救國熱情的。這是李主席就任後的一件工作。

其餘像結束國防公債(廣東全省會募集了一千多萬元，這數目已是很不少了。)和退出華南米業公司，也是李主席就任後的一個新的調整。

而最近，統一了全省的振濟工作，並積極進行振濟，已由省府派視察員四人往清遠，寶安，四會，增城，從化等戰區或游擊區或將成游擊區的各縣視察。並在那一帶設立八個振濟站。視察時根據以下三個要求：(一)各戰區游擊區的物質並人的需要，像醫品醫藥用具，棉衣，鞋襪，醫年護士等。(二)難童搶救和救濟：(三)失業的知識分子及各職業部分工作人員的救濟。而廣東當局正準備着大量物質和人材，以備隨時需要時，供應各振濟站。

這是廣東前線的一件重要工作，廣東當局除努力從事外，並與香港振濟機關取得聯繫，使能給以物質和人材的幫助。尤希望南洋華僑能給廣東振濟工作以多多的物質援助。

講到廣東的婦女動員，吳先生說自從廣州失陷後，婦女都真的覺悟了，自發的參加到救亡工作隊去的人很多，現在在廣東重心的曲江，將組織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已由吳先生郁風陳明淑區白霜等廣東婦女先進籌備，不久可以成立。

倘然該組織成立後，廣東婦女運動可以在統一之下有計劃的展開。該組織非常完備，記得記者在廣州時參加過該組織的籌備會，可惜事未成而廣州已淪敵手。今由吳先生領導組織，一定會完成他任務的。

吳先生過去是香港婦女界領袖之一，而在香港婦女慰勞分會負責尤多。她曾三次率領慰勞隊，赴前綫慰勞我英勇作戰將士。她到過南潯綫，到過樂昌曲江等，那時很少人去慰勞那些傷兵的地方。

去年十月，吳先生率領團員十七人，去南潯線作慰勞工作閱一月。備受艱辛，但也備受將士們的歡迎。

談到這點，吳先生講前綫將士，尤其是傷兵的需要安慰猶如久旱得雨。「××軍傷兵醫院，腐敗不堪，傷兵的鋪位，終日淋着雨，終日與排洩物腐物為鄰，天氣已很冷，薄薄棉被也不夠禦寒。這些可憐的負傷者，真使我們感到了無限慚愧！」吳先生這樣說，並希望後方姊妹們多多往前線工作。又講他們那時去時，南潯線屢獲勝利，吳先生說：那些將士們都很認真的對她們說：「這是因為你們在這兒鼓勵我們的緣故啊！」這使我想到桂林的傷兵之友運動真是太重要了，要好好的展開才好！隨後又談了些香港及在廣東廣州的兩個兒童保育院的情形。

吳先生是上月五日離開香港的，十五日抵廣東連縣，記者欲問一些香港的救運近況，但吳先生啓行的時間到了。有人來邀他上飛機。記者只很和她握手道別。她說此次去重慶逗留一月，重返廣東，路過桂林再可見面。到那時，她一定能帶給我們許多重慶的近況！(海)

風起雲湧的
響應「傷兵之友」運動 文藝晚會定期舉行
第二次文藝晚會將在本月十五晚舉行！

桂林文藝工作者交誼社，為了響應「傷兵之友」運動並籌募基金，主催舉行「文藝晚會」，以全桂林文藝工作者的努力，並聘國防藝術社，廣西音樂會兩大藝術團體參加精彩節目，這次晚會將給觀衆以滿意！

該晚會籌備人李文釗，艾青，菁草等已開過兩次籌備會，一切均已決定。並定於十二日晚七時，假座太平路十二號救亡日報作預演，屆時務希所有該社社員並被聘演員前往參加。

晚會有詩歌朗誦，戲劇，舞蹈，音樂，(有絃樂合奏，合唱，獨唱，民歌，桂戲等)等節目，此中由國防藝術社演出夏衍編的獨幕劇「贖罪」廣西音樂會担任的音樂節目最為精采！至於詳細節目將在當日公佈。

由國防藝術社社長李文釗主持，由該社社員幫助會場佈置，並由畫家盛此君，陽太陽，賴少其協助設計。其餘各項事務工作，均已分別進行。

票價定國幣一元，地點在樂羣社大禮堂，時間與節目同時公佈，屆時凡愛好者歡迎踴躍赴會！

國藝社檢討「夜光杯」
歡送洪深與唐若青

國防藝術社為歡送唐若青小姐及洪深先生分赴香港及渝市並且附帶檢討此次「夜光杯」之出演，特於昨日下午三時假樂羣社大禮堂舉行這個盛會，到會的除唐小姐洪深先生全體社員外，其餘尚有馬君武先生及艾青王文彬等文化新聞界人士，主席李文釗，致開會詞說：「這次蒙洪先生與唐女士於夜光杯之演出以最大的幫忙，僅致謝意，且請到會各位盡意的批評一下，以資今後工作之借鏡」接着洪深先生帶着略有小恙的身體在短短半個鐘點中引證了像夜光杯的劇本已失其重大意義和今後戲劇工作應走之路線，發表了很具體可貴的意見，大概謂：「夜光杯之演出因時代背景之變更，雖劇本內容還不錯，然已失其重大意義，就是整個中國今後抗戰戲劇的趨勢已走向另一種演路，要完全以抗戰與服務的原則來決定劇本的內容，演出的技巧……」接着唐小姐謝了出衷感謝各位朋友對她的愛戴與幫忙，使她完成她的工作，博得大家的掌聲底下除掉大家一致地批評此次夜光杯之演出是成功的外，馬君武先生還提出關於演劇是否一定要用北平語的問題，艾青先生對劇本內容的批評，還有王文彬提出之大衆化及藝術化的問題，許多寶貴的意見湊合起來，是今天開會很好的收獲，最後還有國藝社同志尹禹的唱歌，李春芳同志的舞蹈，口技，敲茶杯與拉提琴的合演，等等有趣的娛興，大會就在歡笑中結束。

教廳招待文化界 舉行教育座談會

教育廳為消滅本省文盲，特規定今年為成人教育年，特組織委員會推行全省成人教育，為集思廣益起見，特定於今日下午三時假樂羣社舉行茶話會，招待文化界人士，以交換成人教育之意見。

鞏固反日陣線之「東方戰友」已出版

朝鮮革命領袖李斗山氏，以日本帝國主義不但為中國仇敵，且為東方各民族及全世界之公敵，值此中國戰友英勇抗戰之際，凡被日本帝國主義政治壓迫或經濟侵略之東方各民族——朝鮮，台灣，菲律賓，安南，印度等，均宜起來與中國共同一致對日奮鬥，近來日方之宣傳力，已潛入上述各民族地域，施行種種反宣傳及離間政策，反日陣線方面，亟應設法將此種反宣傳之勢消滅，李氏有見及此，特在梧發行「東方戰友」半月刊，以中國抗戰為中心，闡明其抵抗與各民族之重大關係，並暴露日本帝國主義之暴行及對各民族侵略之野心及陰謀，使之激動公憤，以人力物力支持中國抗戰到底，現悉該刊創刊號已出版，內有中、英、韓文字共約二十篇，均為批判現實，反映現實之作，每冊定價五分，國內各分店均有代售，又，該刊接收外稿，凡討論解放被壓迫弱小民族問題，及有關目前中國抗戰之文字，版畫均所歡迎，該刊通訊處為「梧州廣西省黨部駐梧辦事處轉東方戰友社」云。

南甯文藝界 出版「大地」

在敵人企圖從北海登陸聲中，南甯的形勢是更見吃緊，但南甯文藝界工作者並用更積極的精神來回答敵人的陰謀，他們積極籌備出版一文藝半月刊，定名為「大地」，內容為報告文學雜誌等，創刊號定於本月十日出版。

廣西音樂會

廣西音樂會為檢討此次響應傷兵之友運動而舉行之第七次演奏會並商討今後之會務進行，於昨[illegible]情形頗為熱烈云。

時論　對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的希望

(由第一版轉來)　李克農

第二，關於廢止書報原稿審查的問題，參政會曾經在第二屆大會中通過參政員鄒韜奮先生等七十四人的「請撤消圖書什誌原稿審查辦法以充分反映輿論及保障出版自由」的決議案。這個決議之切合事實需要，不但可從蔣委員長迭次動員民衆的指示，和抗戰建國綱領的規約，以及當該議決案中所舉出的理由等可找到理論根據，並且可從全國輿論以及商務中華等二十餘家書店出版業一致請求政府撤消原稿審查的呼聲中找到實際的證明，現在第二屆參政會的這個決議案還沒有完全見諸實施，深望本屆參政會切實建議政府全部付諸實施，一則可以增進政府充分聽取民意意見的機會，二則可以節省國家許多人力物力，三則可以加強國民精神動員和政府與人民的聯系，而最後達到鞏固團結的目標。至於新聞事業，不但在報館開業之始已經受有黨政機關的嚴密考查，並且在報紙出版之後，政府仍舊保留有詳細審查和依法處分的權利，在抗戰期間，一方面新聞稿件的傳達，既比平時遲緩許多，困難許多，另方面社會對於消息報道和新聞紙敏捷出版的要求，反比平時加倍的迫切，證之十八個月抗戰以來，無論在前方在後方，對文化食糧和新聞的食糧各方面都萬分的迫切要求，並且通過報紙所表現的民情民意更需要運用充分的言論自由才能充分反映到政府的國策上去，所以新聞稿件的事先檢查，也不但是浪費了國家許多人力物力和時間，同時也是有背於社會的要求，有損於民主權利，更有害於抗戰建國的大業，深望本屆參政會能把民間的這種隱痛，再度請求政府取消新聞事前檢查的具體建議，以盡其為民喉舌的天職，而建立民權主義的現實基礎。

第三，請求政府明令通緝叛逆汪兆銘，就反對妥協的國策與蔣委員長迭次昭示而言，我政府方面，應予以明確的議處，七七抗戰開始之後，蔣委員長曾對我們這樣的說：「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滅亡的條件」以警惕着全國同胞，隨後在每個時局變化的重要關頭，蔣委員長無不一再號召鞏固團結之外，更把這個反對中途妥協的意思向全國民衆提示出來，特別在去年一二二六駁斥近衛聲明的演說和今年五中全會的開幕詞中，更是把中國可以戰勝日寇和不可中途妥協的理論，分析十分詳細。「自近衛聲明發表之後，就再沒有一個識時事的中國人再存有和平妥協之想了」，這句短短的話可以說是把整個中國抗戰必勝的運命和決心一針見血地表現在全國同胞和世界人士之前了，現在威脅着我們的持久抗戰國策的嚴重問題是什麼呢？誰都明白正是過去曾經竊踞兩屆參政會議長要職的民族叛徒汪兆銘，汪逆過去在參政會中是如何一貫企圖進行媚敵求降的陰謀，並給蔣委員長所代表的國策以正面的侮辱，而且還無恥地盜竊抗戰建國的最高準繩的三民主義來遂其搖惑人心的陰謀，這些喪失人性的舉動，不但為中國國民黨所不容，即任何中國人也不能和他並立於天地之間，尤其是對於全國最高民意機關的國民參政會可說是一正面挑戰，現在汪逆雖已被國民黨中央永遠開除黨籍及撤除其議長和其他一切職務了，但汪逆跡匿國外，仍不斷發表其妄謬的談話(如上月三十一日南華日報所載)，深望本屆參政會為了剷除叛逆，提高參政會本身的榮譽，應具體申請政府通緝汪逆歸案法辦的決心來從事實上給予中途妥協陰謀者以國法的制裁！

國民參政會在過去兩屆會議中曾經與汪逆兆銘作過英勇的鬥爭，如嚴厲反對汪逆的德意路線等，盡了它的職責，深信本屆會議在領導抗戰建國的民族領袖的親臨指導之下，一定能夠更順利地完成其任務，而表現出更偉大的力量來！

邵陽通訊

楊德洪

從邵陽到長沙有公路可直達，是過去惟一的交通線；從邵陽到衡陽的公路，直到去年秋節才通車，並且還曾經中斷過，從邵陽到芷江的公路，僅修至武岡縣的洞口。其餘便是資江的水路，北通新化，益陽往南到祁陽，便完全是旱路了。

遠在武漢失守以前，邵縣亦曾被敵機光顧過，但只投彈一次，落在城裏的愛蓮池，炸毀了幾幢房屋和死傷了十數人，於是城裏的老百姓，便開始自動疏散，接連廣州武漢，岳陽相繼失守及長沙的大火，除去做生意的外，簡直很少看見邵陽人。但邵陽城裏的人口卻突增，每天像潮水樣的湧來湧去，尤其是東門外的青龍橋，簡直擠得水洩不通，城裏的人要出去，城外的要進來，什麼行人靠左，沒有那一套，兩邊就擁擠，呼喊，叫罵，弄得一團糟，幸虧現在天氣寒冷，不然眞要揮汗成雨了。

更困難的是疏散到邵陽來的難民。推着一輛手車，上面堆滿了，被褥，破衣，飯鍋，菜籃，柴火，再加上兩個疲憊，飢餓而色蒼白的難民睡在上面。儼然是一付逃難的圖畫，這樣要推進城，將要費多少精力與時間呢？好容易擠進了城，以爲很快的就可以找到居所，但像是有人故意要跟那般可憐的難民搗亂似的，偏不那麼容易，路牌，巷名，門牌上面雖然寫着字，但無論你多麼好的眼睛，也看不清，動眼既不行，只得動口，問警察，十個有九個不知道，問老百姓，嘰哩咕嚕一句也不懂，動口又不行，只得動手來寫，轉來轉去，天也黑了，才找到目的地。有人說：這是邵陽的當頭一棒，

邵陽的救亡團體，大半都是從外地來的，除普通一般文字宣傳工作外，主要的是傷兵和難民工作，但是都不够深入，尤其是傷兵。

跟城裏的灰衣客相對照的就是城外的土匪，這是在邵陽認爲最嚴重而又不易解決的問題，但事實上不僅是地方問題，乃是全省問題。

嚴格的說來，無論邵陽城裏，鄉下都有土匪，城裏探聽，城外搶劫，因之凡是來邵的團體內部情形，都能瞭如指掌。前些日子省立衡山鄉村師範，由衡山遷新甯經邵陽，即爲土匪聞知，欲在某地實行搶劫，幸虧那些教職員發覺得早，趕忙又退回城裏，等了幾天，才化裝走了。還有一件，就是日前有某軍事長官的家眷，住在邵陽西門外七八里的一個鎭上，沒有幾天又被匪徒探知，便大加覬覦，尤其看見那些衞兵的新式武器，於是在附近密佈偵探網，但頓時即被衞兵發覺，除迅速派人赴區司令部及警備司令部報告，並請求保護外，還打電報給陳誠將軍，兩司令部聽到消息後，急忙派軍隊護送，遷移他處，陳誠將軍則報告委員長。因之現在邵陽土匪猖獗情形，高高在上者也知道了。還有一次軍政部某少校副官，從邵陽坐卡車到芷江，在洞口因拒搶被土匪槍殺；其餘零星搶劫，更如家常便飯。

邵陽土匪所以形成的原因：一，農村經濟破產，二，逃避兵役，三，邵陽民性强悍（寶慶蠻子，全省有名），四，地方土豪，士紳的縱容與豢養。

邵陽的土匪，在以前，並不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只要在邵陽各界團結一致的情況下，不難剿撫的，但是事實上並不這樣，邵陽無論那界都不合作，背後各有各的地方紳士的力量把持，操縱，無形中對土匪便採取放縱的態度，後來爲了奪取權位，明爭暗鬥得益發激烈，索性更進一步勾結土匪，利用他們的力量，來支撑自己的勢力，以在城裏替土匪做耳目爲交換，這樣土匪的聲勢，便越來越浩大了。在城裏是偵探，出城便是土匪，後來該區保安司令看得太不像話了，便荐擧了一位專門解決土匪問題的士紳做縣長，這位縣長在未上台以前，跟其他幾位有勢力的士紳到能合作，並且也得了他們的允許，共同來解決這邵陽以至全國抗戰的障礙物，但是一上台，便完全改變了態度，頭一砲，就是將全城矚目的私鹽案，很輕的發落了，跟他合作的士紳大不滿意，所謂解決土匪的問題，頓時遇到困難，事實上積案六百餘件的邵陽縣長，也絕對解決不了這異常嚴重的問題。

土匪中也有講義氣的，被劫後，如果能用言語打動他們，也許可以放你過去，不過這樣的事實並不多；還有某中學遷往洞口的公路邊，因爲事先即已跟土匪談判好，因此沒有發生什麼問題，現在事實上還受土匪的保護。

現在邵陽土匪仍感勢力不足，乃於城外貼標語，招收同夥，上面寫着：「五十石送一元，三十石不要錢，一石沒有跟老子來過年。」意思是每年收五十石穀的人家，每石須出洋一元，收三十石的，就不要錢，一石不收的，就加入到我們這兒來。

我們也很知道；湖南出土匪是全國有名的，湘西的土匪盤據至今，仍沒有剿滅，大部因爲地勢的關係，而邵陽的情形卻不然，已經不是湘西單純的土匪問題，而是要牽涉到整個邵陽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教育的問題。像邵陽這樣利害的土匪問題，在中國別的地方是很少見的。

又是湖南全省心腹之患，我們希望省政府改組後，對於這個問題，能够有具體的辦法解決。湖南在抗戰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歡迎各地救亡運動通信，工作報告，工作經驗。

集・體・寫・作　（六）

我們的聯歡會

學生軍第二團生活記錄

左邊的人叢前的角落，出現了我們三位可愛的伙伕，他們每天都辛勤的替我們給養着，沒有些兒的空閒，沒有餘興，今天他們獲得了這個使他們快樂到忘形的機會！眞的，世界變了，伙伕也可以和公子小姐站在一起，是這樣的親熱，沒有階層的分別了，民族解放戰的砲火燬滅了人間不幸的歧視，他們聽到了我們，呼的「官兵・打成一片」的口號，他們都開始相着：卑賤的窮光蛋，已光榮地站上了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戰鬥崗位！　（三木）

七、興奮的心

夜深了，我們的隊長爲着顧慮着我們的睡眠時間，雖然還有許多同志想上台一獻身手，但他像慈母叮嚀兒子般的囑咐着「熄燈號吹過了，我們的聯歡會就暫時結束罷，各同學有什麼好的表演，留待下一次的聯歡會吧！下次的聯歡會我們將有十位女同學參加呢！……」

同志們像一個個頑皮的小孩子，面紅通通的大聲嚷着：「不要緊，再來一個……」但終究不敢十分强拗慈母誠懇的叮囑，而希望第二次大聯歡的快些到臨，勉强的陸續的走出了大禮堂。

雨像火箭般射在我們的臉上，身上，心上，風像和藹的老人撫摩着我們的身體，每一顆興奮的心好像飛機加了油般的更加翺翔起來。

宿舍裏，開始了高談闊論，一堆堆，一團團在圍着笑談今晚聯歡的盛況，因爲某同志特別提出一個有趣的游藝節目，常常會引起全寢室的同志鬨然大笑，沒有顧忌的笑。

雖然，值星官的哨子吹了三聲，很誠懇的忠告了三次，叫我們好好的睡眠，養足明天工作的精神，但各同志不肯放過今晚高興的回味，好像前線英勇的將士不肯放過一個殺敵的機會一樣的堅持到底。

不過，恐怕妨礙了別隊同志的睡眠，聲音是比較的慢慢輕微下去，大部分的同志被醉意，興奮，愈快…………拖入了黑甜之鄉，但還有一部份同志好像愛人在談情般絮絮細語，沉醉在午夜的電燈光中。（綠荷）二，二，在金龍

逃出北平

馬宣道

洋車把我們幾位同學由東四牌樓載出了前門。前門牠依然雄壯偉嚴的立在那裏我們悄悄的從牠的脚下走過。心中不由的想着，巍峨的前門，我們恐怕是最後的分別了吧！不！我相信倭寇決不會長久的佔據，終於是歸我們的，敵人不過是一時的强佔吧了。這時我的眼，含着兩眶熱淚悶然的看牠幾眼，突然的心酸痛起來了。

下車以後，便有幾個認賊作父的僞警，和包滿武士道精神的倭憲兵，見了我們彷彿見了游擊隊似的，持着槍直挺挺的向着我們的跟前來了，無恥的僞警說道：「快打開行李，要檢查，快！快！」這時的我們因爲早有計劃，便裝作互相不認識的態度很愼靜的各取各的行李，自己故意拉的亂七八糟，任他們檢查。兩三個僞警便細細的來翻來覆去的看，始終也沒有找見，「所謂犯禁」的物品，便很不得意的立起了，對我們說：收起來！這時荷槍直立在旁邊檢視的一個倭子，好像餓鷹見了白兎似的指着一個同學木箱中的一本阿剌伯文讀本，大聲喊道「允雷！允雷！」嚷僞警拾起來。這時一個身子很瘦的僞警，不等他說完便很敏捷的把書拿起來，躬躬敬敬的放在他的手中，他便一張一張的翻了二三次，板起面孔對着我的同學，用不流利的北平話說道：

「這是什麼書，你怎麼拿牠？」

「這是阿拉伯文，因我會讀牠，」

他便拿起槍恫嚇起來了，「你留俄國幾年？照實說的，沒有關係，不然我就代走你，」

他便更進一步的問道：

不幸强盜的武器竟用我們青年的正氣而屈服了。倒底他們是東海濱上的野狗，文明世界上是存在不住的。想用那野蠻愚笨的手段來征服我們大中華民族，豈不是日本軍閥的幻想嗎？從這裏看來最後勝利終久是我們的。檢查以後，我們便拿起行李，面上帶着一副慶幸脫險的微笑，剛入月台鐵門的一刹那，尖銳的音聲急遽在我的身後喊叫，哎！哎！這兩句喚聲，眞使我有點恐怖，提心弔胆的回過了頭來一看，原來是一個肥而且高的僞警，帶着一副赤色的臉，氣昂昂的向着我急極的問道：

「你是幹什麼的？上那兒去？」

這時我恐慌的心雖然更加劇烈的在胸中砰砰的亂跳，但臉上表示出很安靜的神色，鼓起我最大的勇氣，毫不遲疑的答道：

「我是學徒的，上天津去，」

這兩句毫無疑意而且具體的答覆，弄的他無話可說，便很失望的又立在那裏，對着這臺流亡的同胞，用銳利的眼睛監視着他們走進月台，啊！僞警呀！你是國家民族的公敵，甘心作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了，很多愛國之男兒被你逮捕去陷害，多少生氣勃勃的青年被你，你還能長久的在這裏盡你守門之責任，作一個忠實的走狗麼？

這時的我不知不覺在很擁擠的人羣中，坐在三等車箱的一個角落裏，目光正射到古城的牆上，心中突然的難受起來了。自言自語的對古城嘆道：偉大的古城啊！可惜你竟斷送在破壞和平的手中了，你古綠斑痕的高牆上竟插上了一片日寇的膏藥旗，更使你窘迫不安誰想不到你竟也隨着嚴寒飄瀟的北風而改變了顏色。不過灑在古磚牆上烈士的熱血，民族英雄的靈魂，亦然永久圍繞守護着你，等到長期抗戰的巨風不砂，吹去了寇兒寇馬，和膏藥旗幟也吹盡血腥和異族的瘴氣以後，我們整着隊伍唱勝利的歌，依然回到祖國故都的懷抱裏來，觀賞你昔日的古色古香的華麗。

五點二十分鐘，長蛇似的火車，把我們載出了東車站，風掣電馳的穿過哈德門一繞濁子，吞吃着鐵道，向豐台走去，把天橋和永定門拋在我們的後方，從此我們與文明古國文化中心的故鄉分別了，過去它彷彿是一位美麗的姑娘，名人的畫片，不知誘惑了多少祖國的人們，現在是東洋狂吹之歸所，所以我們暫時忍心的離開它，我在車窗中伸頭一看，前面不遠的就是豐台了，這車事要衝的士地，血染過的車站，魔鬼盤踞的土地，滿車的流亡者都在暮色茫茫中屏息了，大家互相贈送茫然失色的眼光，誰也展不開眉頭，默默無聲的對着着，啊我們是多麼可憐的一車失去自由的人們啊！

宜興僞組織公賣毒物

（宜興通訊）宜興自淪陷後，上月僞縣署成立，僞知事賊某委徐其璜爲僞警局長，朱浚爲僞城區公所董事，徐陵爲副，一面勸人民返城領發居民證，將前僞自治會所給之良民證取銷。又因縣府及監獄毀壞，特顧工匠修理，但價費八百三十元，以收入無着，已在和橋設立禁烟處公賣毒物。

現全縣毒物遍地，紅丸白面海洛因，隨處皆是，僞警增加稅收，甚至挨店逼買，怨聲載道。

街頭木刻展徵求作品

爲加强抗敵宣傳，本會決定舊歷元旦在桂林舉行街頭木刻展，希各地木刻同志踴躍參加，請將作品各印■份，於二月十五日以前寄到桂林三多路馬皇背八號賴少其君轉交本會爲荷！

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桂林辦事處啓

招請練習生工友

本報徵求有新聞工作興趣的練習生一名，工友二名，略致報酬，有意者，請於每日下午四時至六時向太平路十二號本社接洽！

莫西凡　文克（王筱素）離婚啟事

我們因感情不投自願脫離夫妻關係今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特此聲明此啓

有備無患

每日節省

國幣一角，月儲三元，到期還本五百元，
國幣二角，月儲六元，到期還本一千元，
國幣四角，月儲十二元，到期還本二千元，另給加紅利。

每月又有抽中特彩國幣二萬陸千餘元之希望。

加入本會儲蓄：既能化零爲整。又可以少博多。

未入會者，請速到中南路第一百號支會入會，以享利權。

中央儲蓄會桂林支會

會址：桂林中南路第一百號
柳州支會：柳州小南路三十八號
梧州支會：梧州大南路九十一號
（章程任索）

文化崗位

非常時期莫談國事

（旅途雜感）

艾蕪

在永州一家飯館內，看見壁上貼有紅綠紙條，寫着驚人的標語：

「非常時期，莫談國事！」

如果在內戰時代，這是很平常的，並不令人感到稀奇，因爲內戰時代兩方面的戰鬥者，他們都精通統治老百姓的好法子，第一就是不準談國事，要這樣他們才能爲所欲爲，老百姓這一面，便只有默而受之，即使是明明知道吃了黃蓮，也應該裝做啞子，若一多嘴，信口雌黃起來，就顯是不安份的東西，當然十分可惡。故要除此「敗類」必是到處放出眼線，尤於茶肆酒館飯店等地，更加佈置得非常週密，務使一有聽見便馬上抓去吃官司，叫你嘗嘗多嘴的好處。同時店肆主人呢，不用講了，窩藏匪類也不是好人，自然該去，同嘗鐵窗風味了。因此聰明的店主人，深懂這點厲害，就像預防霍亂去打防疫針一樣趕忙在壁上貼起「非常時期莫談國事」的紙條。與「帽子衣物，各自照顧，若有遺失槪與本店無關」一般地看重，然而，在抗戰時期，這却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了，因爲目前就正要大家起碼關心國事，議論國事，國家才有辦法。否則，抗戰由人去抗戰，侵略由人去侵略，豈不一切都完了嗎？倘使店主人看不清這一點，便是店主人懵懂胡塗！要是店主人受了現實環境的刺戟，因戰爭！還依然把抗戰當成內戰時代的警惕而出此，那便是地方當局太缺乏時代的認識了！更加懵懂胡塗得可怕！

總之。如今絕不是做啞子的時候，也不是製造啞子的時候，否則，必然要同歸於盡的！

二月七日

獨夜

楊朔

脚下踏着清霜，影子印在霜上……哦，錯了，南方的冬天幾曾吹過北風，原來是冷清清的月色，照臨到午夜的街頭。

寂寞像是一滴鏹水，滴進我的心境，開始腐蝕了。我不明白自已的心境：怎麼這樣荒蕪，簡直如同一角被遺棄的土地，長滿叢雜的刺棘，亂蓬蓬地攪做一團。路是寂靜的，不久以前，兩邊曾經排列着整齊的樓房，夜中的燈火繁擁，一般地錯落着。而現在，展開在我眼前的卻是一片荒涼的火燒場，祇有一些殘剩的房屋，纔壁欹斜着，風一吹，似乎就能吹倒。

這一家是我熟習的：窗門和鋪面都炸飛了，屋頂破了許多窟窿，陰溼的日子，青水便像小瀑布似的傾瀉下來。屋裏黑洞洞的，借着街頭的慘白的月色，我可以隱約地辨認出那四個常見的中年漢子蹐曲在泥地上，蓋着棉絮綻裂的破被。夜風自由地穿行在這間沒遮攔的房子裏，有時還故意翻弄着睡眠者的被角，於是，一個人咳嗽起來了。他們是賣燒餅和水餃的。天一亮，就把被窩收拾到一邊去，生火，調麵，做起生意來。我差不多每天早晨，要化十個銅板買個燒餅，有時還吃一碗水餃，——這是我的早飯。一次，從他們的語調上，我猜測說：

「老鄉，你們是山東人吧？」

「是啊，」一個人肯定地點點頭。「好不容易逃來的呀！」

「生意還好麼？」

「一天塊把錢，混口飯吃就是了。」

這個時代，生活是怎樣的流離而艱苦啊！是誰知道有多少人像他們這樣的過活：誰知道有多少人餓着肚皮，墮進更深的貧困裏——但他們咬着牙，全都無言地忍受過去了。我曾經聽到一個難民說：「慢慢地就有好日子過啦。」這些人的質樸的信念是比磐石還要堅牢。戰爭到現在，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命運，是像爬山爬到半壁的人，雖然衣服撕裂了，手脚出血了，仍然必須忍住一時的苦痛，繼續往上攀援，然後才能爬到山頂，探頭到愁慘的雲霧以外；而相反的一面，如果你的信念稍微動搖，一撒手便會落到深不可測的溝澗裏，頭骨跌成虀粉。不過，這個時代是全民族的生與死鬥爭的據點，每個人都該負担着眼前的苦難，決不應當一古腦兒壓到某一些人的肩上，使他們傴僂着腰，喘不過氣來，另一些人卻依舊在享樂，玩笑。最近，我看見一幕這樣可恥的場景。

警報發出以後，七星巖旁出現了一對高貴的夫婦：女的穿着緊身的毛繩衣，西裝褲子手裏牽着一匹活潑的獅子狗；男的是又白又胖，上唇蓄着短短的口髭，一套質料優良的西服裝得非常筆挺，然而垂着眼皮，昂着頭，驕地穿行在顏色灰暗的難民羣裏，閃光的手杖和皮鞋敲擊得石路發出有節奏的脆響。五六個隨從跟在身後，替他們拿着大衣，板凳，點心……。當他們走過我的身旁——現在我認出這是一對面貌熟稔的要人夫婦……一陣濃郁的奇香撲進我的鼻孔，久久才消散下去。多麼豪華，這些天上的神仙！在這樣寂冷的午夜，他們會不會想到那些旋轉在時代的風暴裏的流民是度着怎樣苦難的露夜，等待黎明的到來？

懷着憂鬱的心，當我回轉到從朋友借住的淒冷的房間，我不能甯靜地睡去。拉開板門，月色含着朦朧的烟靄，畫出小院裏經過轟炸後的殘破的景象。我像是一塊石頭，枯坐在月下，感到孤獨而虛渺：我想到冰，想到雪，更想到隔斷在烽火外我所熱愛的人們，以及他們的生死！

這是個艱難的時代，瞧着吧，時間決不欺騙人，它將會暴露出醜和美，善和惡，而用歷史的掃帚加以清除；時間決不姑息人，有一天，加上我們的力量，世界將會翻轉過來，那時，自由，幸福，才能降臨到和平的人間，建立起我們渴望的地上的天堂。

長途（廿二）

夏衍

十・空襲在我們後面

我們在南寗曾經遇見過從百色徒步到雲南去的同濟大學學生，在同登曾經遇見過由廣東經龍州到雲南去的中山大學的生員，對于他們輾轉遷校的是非，暫時不說，我覺得爲着繼續學業，能使這成千的平時在大都會裏住慣了的大學生們跋山涉水，忍受一切物質上的苦痛，而到平時想像不到的遠方去的這一件事實，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了。

照舊樣蜷曲了身體在汽車中坐了一晚，第二天天未亮起來，我們以爲今天總可以到達桂林了，可是在小麵攤上買水洗盥的時候，一個司機說：

「今天到柳州，過一夜，明天到桂林。」

「什麼，今天到柳州？大塘到柳州不祇有五十九公里嗎？」

「誰知道，一天走五十九公里到是新記錄呢！」一個機匠笑了，

陳技術員不見人，天晴了，太陽晒在浸透了雨水的大地上蒸得使人頭暈，八點，九點，十點，還沒有開車的消息，連司機們也等得抱怨了。

「媽的，等什麼？」

「等警報！」另一個帶着不懷好意的笑說。

「可不是，天晴了，敵機一定會來的，這十輛新車目標又是這麼大。」

「絲絨擦了一條痕跡就發狠，在這毫沒有掩蔽的地方等警報就沒有話了。」一個一路上最同情我們的司機說。

十二點了，還是不走，我們倒反而不焦燥了，反正要在柳州過夜，五十九公里是二小時就可以到達的了。我們在濛濛地發出水氣的村落間散了一回步，[illegible]到汽車站去看了一回，來往的旅客，[illegible]一壺熱茶，買了十個銅子油煎糯米[illegible]餐了一頓。

[illegible]從柳州，從賓陽，一車車地往貴陽[illegible]多極了，汽車大都在這兒停一停車[illegible]的男男女女性急地跑下來，伸伸腰，[illegible]水菓，也乾糧，女人們拍着灰土，哄着孩[illegible]得不可開交，每個人的眼睛都帶着睡意，每個人[illegible]表情都堆着疲勞，尤其是平時裝扮慣了的女人們，穿着挑腫的棉衣，有的穿了逗人發笑的男人衣服，戴着防灰的藍縄便帽，顯露了被鉛粉剝黃了的臉，在這種場合，平時的一切虛飾，顧慮，一切都掃淨了。

路旁牆上，寫着一幅很大的標語：

「到後方去，更要努力工作啊」………軍委會政治部孩子劇團鞠躬。

「鞠躬」這兩個字用於孩子劇團的標語上。好極了。

沒有高粱的地方

歐利文

這裏是水的鄉野，
農人都變成船夫，
永遠和海一同活着
拉着銀色的漁網的快樂船夫吧。
混濁的雨水中，
小麥像水藻一樣的波動着，
離鐵道三里以內不許種高粱
或玉蜀黍，
那美麗的青紗帳，
是會懷抱着中國的遊擊隊，
對於日本皇軍是多麼大的威脅，
魔鬼也怕正義的游擊隊戰士。
農人的生活是不存在的，
他們只能種小麥或別的小植物。
飢餓就是他們熟習的生活。

日軍所佔的土地，
只是鐵道線，
僞政府也只是城圈內的政府，
這裏是沒有高粱的地方，
在往年，豐收的五穀，
和農人的笑。
但是現在連小麥
也被水淹沒了。
農人在鄉野上撑着船，
望着軍用列車的狂馳，
上面載着傷死的日兵，
和可憐的呻吟。

和平村記

連載

——俘虜收容所訪問記

鹿地亘作　邢桐華譯

『曉得的。我們的工作無論什麼都需要忍耐啊。』

『那自然應該這樣。……不過，我總怕會使您不好過。……當然，遊藝還種事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一部分的傢伙們在存心破壞。實在，我們也想演個無聊戲湊湊熱鬧，……頭都這樣剃光，化起裝來了，』他苦笑着，把剃得青青的頭給我看，『你們在幹麼？他們這麼說，態度有點像威嚇……眞想同他們幹一下子的，……』

『哦！因此，才沒有日本人出演啊。』

『眞是對不住。……我担心着您已經注意到了，您正在講話的時候，有人離開了座位到寢室裏去。走到寢室裏，對同伴的人們說：聽國賊的演說，倒不如睡牠一覺！所長進來，大發雷廷，事情糟透了。眞對不起所長。』

『哼！……我來了，反而把和平攪亂了。』

『沒有的話。非常歡喜的人也有。……不過，也請您自己注意一下才好。』

『怎樣說？』

『啊，沒有什麼。請您不用担心。……我也在監視着的。祇是一部分什麼也不懂的傢伙吧了。都是些沒有膽量的傢伙，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祇是，背後還有煽動的人……還傢伙，我也曉得。……可是，今天晚上已經太晚了，您回去的時候，太麻煩吧。……』

『我預備宿在這裏。』

『啊！宿在這裏麼？』

三船張大了眼睛，不動地望着我。

『不好在這兒過夜麼？』

『啊，不……』他用忽然打定主意的口調，靜靜地繼續說：『可以的。……不要緊的！就在這兒過夜吧。』

『那天，明天想方法和你面談。』

我和三船分手回頭到了會場裏。這樣一來，不快的心情無論如何不容易完全去掉了。他說到有煽動者的時候，我的腦海裏鄙刻浮起了那個躬腰的人來。啊，一五一十我都好像清楚了。……

時間是七月七日，地方是東京，中國留學生的舞台上，「牽牛織女……」已經開幕了。Y先生和崔姓朝鮮青年去着西裝剪髮的日本老婆，兩人演出了非常肉麻的場面。崔去的女角，扮得很不錯，……像男人扮的，簡直就像一個下流咖啡店的女招待。『多半他老先生是這樣幹過的吧』

（二十八）